

《经典释文汇校》引文

黄 焯

先秦古书中的文字和意义，屡经转变，阅读困难，所以汉魏以来不少的学者加以注释。唐朝陆德明采摭诸本，搜访异同，编成《经典释文》一部。陆氏所释之书有《周易》一卷，《古文尚书》二卷，《毛诗》三卷，《周礼》二卷，《仪礼》一卷，《礼记》四卷，《春秋左氏》六卷，《公羊》、《谷梁》、《孝经》、《论语》、《老子》各一卷，《庄子》三卷，《尔雅》二卷，加上第一卷《序录》共为三十卷。《释文》即为群书作音。因古代文字多以声寄义，注音即等于注义，如《序录》里举“好”、“恶”、“败”、“坏”等字为例，读者看到所注的音，即知此数字每字的词性各随音变而有不同。虽然他的主要目的在于考证字音，但也兼及字义的解释，可惜为后人删掉不少，如宋代陈鄂校勘《经典释文》的时候，把《尚书音义》中只载形义而不载音的注文多加芟薙，其音义兼载的，往往存音去义。据今所见敦煌写本《尚书·尧典释文》“毳”字条以下有一百五十条，而今本“毳”字下裁有七十二条，可知宋以后传本被删汰的颇多。

陆氏对于诸经，都是采摘单字来注音，只有《孝经》、《老子》特钞全句，他在《序录》中曾加说明。他对诸书的本文和注文的音读，广泛采取各家的音切，全书所采汉魏六朝音切，凡二百三十余条，因此它保存了唐以前诸经典中文字的音读，为我们今天研究这一时期的声音变迁提供了重要的资料。看《周易音义》“为其”条，宋本“胡伪反”，“胡”在今声类“匣”类中，“为”在“于类”中，此可为当时“于”类字读入“匣”类的证明。又六朝以前之音，舌上与舌头、轻唇与重唇多不分，钱大昕《养新录》已详言之。《释文》中此类证据极多，如“絰”“大结反”“又直结反”。今“大”在定纽，“直”在澄纽；又如“媒音梅”“又亡回反”，此为舌上与舌头，轻唇与重唇不分之证。又有一字而反语所用下字分见《广韵》数韵中者，如“絰”“耻知反”“又勑私反”“又勑其反”。而《广韵》“知”在支韵，“私”在脂韵，“其”在之韵，是一“絰”字而用支、脂、之三韵中字作反语；又如“遲”（“絰”、“遲”二字皆在《广韵》脂韵），“直移反”“又直私反”“又直诗反”，而《广韵》“移”在支韵，“私”在脂韵，“诗”在之韵，是一“遲”字而用支、脂、之三韵中字作反语，由此可见，支、脂、之三韵在当时已多通用，非如周秦以前之截然有分。其它类此者尚多，此可证《释文》一书实在是考魏晋六朝声音变迁的重要资料。其注音有云“如字”者，是说照其本音读之。不过时至今日，间或有不明其本音为何者，如“近”音“如字”，又音附近之近；“顽”音“如字”，又音“五班反”，今只知“近”与附近之近及“顽”与“五班反”有别，但不审其分别若何，只是知道六朝以前之音有异而已。

陆氏于文字又兼收各家的训诂来解释文义，这些注释，有些现已亡佚，如《庄子》的向秀和司马彪的注，《尔雅》的刘歆、樊光和孙炎等人的注，均由于《释文》引用而传下

来，使后人得以考见古义。

陆氏于经典文字异同，亦多所考正。其所载异文，有云“本亦作”者。如《尔雅音义》“了”字条(二十九卷，一叶，十六行)云：“本亦作憊”；有云“本又作某”者，如《左氏音义》“以几”条(十三卷，二十三叶，三行)云：“本又作机”；有云“本或作某”者，如《庄子音义》“而干”条(二十卷，三十一叶，十行)云：“本或作乾”；有云“某本作某”者，如《庄子音义》“以乃”条(二十六卷，二十叶，十八行)云：“崔本作恶”；有云“某某作某”者，如《周易音义》“曰人”条(二卷，二十叶，二十行)云：“王肃、卞伯玉、桓玄、明僧绍作仁”；有云“字亦作”者，如《尔雅音义》“鱣刀”条(三十卷，十七叶，十行)云：“字亦作魴”；又有云“一本作某”、“本或有”、“字又作”、“字或作”、“又作者”。惟此中亦有区别，其云“本作”、“某本作”者，是陆氏亲见有此本；其云“字又作”“或作”者，特陆氏以意所知说之。凡陆氏所举异文，与本文多有声音关系，间有形体小异，或传本不同者，要其考正之功，其沾溉来学，为益甚大。至所云“本今作”，“释旧作某”者，如《孝经音义》“恐队”条(二十三卷、二叶、九行)云：“本今作坠”；《谷梁音义》“弑其”条(二十三卷、三叶，十一行)云：“释旧作杀”。又有云“今经无此字”、“注无此字”、“一作某某反”者，此类皆宋以后人以其所见本校陆氏《释文》之语而附加其中，非陆德明原文，读者宜分别观之。

《释文》有以注音方式表异文或误字者，不下数十百处，此系承汉人“读为”“当为”之例(段玉裁《周礼汉读考》云：“读为者，易其字，当为者，定为字之误，声之误而改其字”。如《礼记音义》一“公叔木”条(十一卷，十六叶，十行)云：“音戍，式树反(据敦煌写本“音”字下有“戍”字)。此谓“公叔木”即“公叔戍”，非谓本有戍音。或见《广韵》、《集韵》“木”字皆无“式树”之音，以为此音为《释文》所独有，实则《释文》非“木”与“戍”为同音。又《左氏音义》六“鄢将师”或音“乌户反”(二十卷，一叶，十四行)，“成鮓”又音“附”(二十卷，三叶，二行)，盖以“鄢”本或作“邠”；“鮓”亦作“鮪”，故有此音。又如《仪礼音义》“庶孙之中殇”条云：“依注中音下”(十卷，二十三叶，十六行)。按郑注云，此当为下殇，言中殇者，字之误尔。可见陆云中音下者，犹云中当为下，非谓中有下音也。又《尔雅音义》释草“莛”、“亡符反”，读“者”或“常制反”，“又户耕反”(三十卷，三叶，十四行)按其读“常制反”者，以形近误认作“莛”，读“户耕反”者，以形近误认作“莛”也。此皆以注音方式表异文或误字之证。

《释文》将所收的经典和注文备加音释，一方面是为一般人都懂，另一方面却为当时政治服务，我们利用这种资料的时候，一定要按照古为今用的原则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、观点、方法进行分析批判。

《经典释文》传刻本在清代有徐乾学通志堂经解本和卢文弨抱经堂本，二本同出于明末叶林宗影钞，而叶钞则依钱谦益绛云楼所藏宋本移写。徐本既出，清儒如惠栋、段玉裁、臧镛堂、顾广圻诸人都据叶钞细加勘校，孙星衍、钮树玉、袁廷桢、陈奂、王筠辈兼及宋刻诸经传，并多所改正，于是知徐本误刊和误改的字很多。卢本虽极力修订，但其失与徐略等。臧镛堂曾见宋刻《左氏音义》一卷，据知叶钞脱误已多，深以不见绛云藏

本为恨，不期去臧君后几二百年，而清内府藏宋本竟出人间，此本避讳至慎字止，当刻在南宋孝宗赵昚以后，虽间有元代补版，大体犹为宋刻，今从北京图书馆借此本对勘徐本，勘出的误字出于惠、段、臧、顾诸人之外的达数百以上。

北京图书馆藏宋、元两朝递修本《经典释文》三十卷，系清宫所藏故籍，清代诸儒咸未得见，凡清儒校记所称宋本释文皆非此本，如卢文弨《释文考证》尝称叶钞为宋本，阮元《周易释文校勘记》于易乾下引宋本“乾本作𪔐”，盖依卢文弨所据明钱求赤影钞宋本为言；又阮氏于《毛诗释文》“之苛”条下谓“何当作荷，宋本𪔐”，此所称宋本，系指叶钞（卢氏考证亦尝称叶钞为宋本）。其他诸人所引宋刻诸经传，亦往往称宋本，均非今所见之宋本也。

今以宋本对勘徐本，复旁及唐石经、唐写本，影宋本，并以清儒及今人黄季刚佩先生与吴承仕所说附列其中，他如卢氏考证，阮氏校记亦间采入，成为《经典释文汇校》三十卷。

《汇校》以徐乾学通志堂本为底本，因它保存宋刻规模，又清世诸师校语都依此本为说之故。

今以宋本校徐本，凡遇宋本有疑似处，虽明知其误，亦录存之，如《左传庄二十二年》“楚复”条注“扶又反”，宋本“扶”误“法”，是。又凡遇清儒有校语的各条，虽宋本误，亦录存之，意在存其校语，如《左宣十二年》“卜临”条，宋本“卜”误“十”，因有顾广圻校语，仍录存之。

毛居正《六经正误》所云“潭本作某”，往往与叶钞合，故顾广圻谓叶钞从宋时潭本出。今所见宋本与叶钞大同，叶钞今不可见，凡《汇校》中所称“叶钞作某”，系据惠、段、臧、顾诸人所校而言。至所称“朱钞作某”，是依无名氏移录清朱筠《椒华吟馆》所藏影钞宋本勘出，此本与叶钞小有异同，惟断烂残缺，可供参考者极少。

阮元《经典释文校勘记》（只校《易》、《书》、《周礼》、《礼记》、《公羊》、《谷梁》、《孝经》七音义）所称十行、小字、闽监诸本，今间加徵引，取与宋本互证。

注疏本所附《释文》与今本及宋本文字间有互异之处，其已见卢氏考证，阮氏校记者，皆不赘录。

凡清世诸师校语，其于《释文》字体音义不甚关切的，也都录存。因此类校语系经展转移录，别无刻本，与其过而废之，不若过而存之。

敦煌残写本《释文》，今可见到的载有十余种。其它写本经传，凡可取证的，也都引作证明，惟所见未广，引证恨少。

凡敦煌本与今本反音不同的都录出，其反语不同而反音相同的则不录，如《毛诗·葛覃》“害否”，“方九反”，敦煌本“方”作“甫”，“方”、“甫”同属唇音非纽，可不录存，只录一条示例。

编定《经典释文汇校》三十卷后，仿阮氏刻十三经校记之例，凡有校语的，即于《释文》本书之右旁施圈为识，观施圈之字，即可知其附有校语。凡上所陈，其缺点和错误在所难免，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。